

人世间

林海故乡情

林海

三十三年前，我出差在外，父亲打来电话说：“你本家大哥林明从沈阳回乡了，他儿子六岁，也叫林海，你大哥说回去要给你儿子改名。”我笑了，对父亲说：“告诉大哥不用改，一方面孩子已经上户口了，我俩隔得远，不会影响生活，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爷俩有缘分。”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去年八月底，林明大哥打来电话，告诉我已从省水利厅退休，打算几天后携家人回老家一趟。之前，林明大哥和嫂子也回乡几次，这次是他儿子小林海执意要陪同父母和他六岁的龙凤胎女儿若桐、儿子赫桐回乡探亲祭祖。

为了接待好林明大哥一家人，我和妻子提前从烟台返回长岛。

八月三十日，由于外地车不让进岛，林明大哥将房车停靠在蓬莱码头，我驱车前往长岛码头迎接。

兴许是同宗同祖的血缘关系，大家见面分外亲热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

我与小林海是第一次见面，格外关注他。他个子比我高，将近1.9米的样子，英俊潇洒。

小林海一到家，就迫不及待地与远在沈阳的妻子视频通话。他兴高采烈地一会儿指着老门楼，一会儿指着老石头墙，妻子问他：“这是哪里？”小林海十分自豪地对妻子说：“这是咱们家呀。”

家，一个多么温馨的名字，有多少游子常常会梦见自己的家，又有多少人在坚持不懈地倾注毕生精力为家而奋斗！

稍作休整，小林海说要带儿子赫桐上山祭祖。我便让本家侄子克南开车陪我们往“十亩老高地”赶去。当天恰逢中元节，这是一个追怀先人、敬祖尽孝的日子。

次日，天瓦蓝，海浪微摇。我们祖孙三代六口人乘车，一路说笑着向林海景区驶去。

林海景区位于长岛最南端，与蓬莱隔海相望，景区最南端是闻名遐迩的由洁白的鹅卵石构成的长山尾，也是著名的“黄渤海交汇线”。这里常常会出现“一滩隔两海，两海不同天”的壮观景象。景区内山峦绵延起伏，千亩松涛林海，郁郁葱葱，并素以空气清新、负氧离子高的“天然氧吧”而闻名天下，1992年被林业部命名为国家级森林公园。景区内有着著名的鸟展馆、烽山雄鹰、369级台阶、黄渤海交汇线雕塑、玻璃栈桥、长山尾等景观。

或许是名字的缘故，每当想起林海景区，我就有一种亲切感，就想起族人、原山东省勘察设计培训中心主任林克松的诗句：仙岛景色娇，碧波逐浪高。林海伴沧海，松涛和(hè)海涛。

“林海景区到了。”司机的喊声提醒了我。下车后，我跟小林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景区入口处刻有醒目“林海”字样的巨石处合影，我俩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换乘景区内电动游览车后，大家的欢歌笑语就没停下来。车一路快行，秋风拂面，绿意盎然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。游览车在林海中畅行，仿佛一叶扁舟航行在汪洋大海上。爬坡，如登浪峰，下行，如入浪谷。远方，海天相连，阳光似水，近处，花果飘香，绿树如茵，游人不时地发出惊叹，林海景区真乃人间仙境。随车慢行其中，宛如人在画中游一般。

车行至369级台阶处，我想起三十年前的旧事，那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。每次陪同岛外客人游览林海景区时，我们都要在此处停下来，俯视下面清澈见底的大海，墨绿的海菜、银色的卵石滩和远处若隐若现的

蓬莱阁，跟客人讲解369级台阶的寓意，讲解此处雕刻的“远观”二字的来历。有时说话间，几名游人满头大汗地从369级台阶爬上来，我们会送去赞赏的目光。

大家游兴未尽，车已行至鸟展馆旁边的停车场里。

鸟展馆坐落于烽山次峰上，建于1985年，门前题有“鸟阁凌空”的匾额，馆内陈列着长岛各种鸟类标本200多件。栩栩如生的鸟类标本，激发起若桐、赫桐两个小家伙极大的兴趣，一会儿问这儿，一会儿问那儿。若桐仰脸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这次我可知道‘两个黄鹂鸣翠柳’里的黄鹂长啥样了。”爷爷、奶奶听后都哈哈大笑。

从鸟展馆里出来，我们向烽山顶峰走去。我陪大哥大嫂在后面慢行，小林海和两个孩子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烽山，海拔148.8米，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烽山主峰设立烽火台，因此得名烽山。

当我跟大哥大嫂登上山顶时，只见小林海一手扯着一对儿女，一手指着面前大大小小的岛屿谈笑着。

长岛美景惊天下，无限风光在山崖。我许久没登烽山了，环顾四周，硬是被眼前的壮观景象震住了。远处，晴空万里，海天相拥，北长山岛、大黑山岛、小黑山岛、庙岛、钓鱼岛、烧饼岛、车由岛、大竹山岛、小竹山岛等岛屿错落有致，苍山如黛，青翠欲滴，一艘艘乳白色的客轮穿梭进出，汽笛长鸣；眼前，楼房林立，车辆穿行，绿树如海，烈日当头，阳光照射在雄鹰雕塑的身上，熠熠生辉，英姿勃发。

面对眼前的美景，小林海兴奋不已，让我给他一家五口拍照留念，并特别嘱咐我把老家北长山岛拍进去。这张照片后来被我挑选出来参加全区“发现长岛”摄影大赛，获得了不错的反响。

游览车向下一个景观“黄渤海交汇线”雕塑驶去，看着小林海高兴的样子，我不禁想起了林明大哥和我讲起的一些往事。小林海曾经在新西兰留学，回国后在通信公司工作，后来辞职下海，做网络、监控设计安装工程。一次赴山东出差，飞机飞过长岛上空，他激动地俯瞰。当看到家乡像一串珍珠洒落在大海上的美丽景象，特别是看到月牙湾的婀娜身姿，他的心情难以平静，发誓要带孩子回乡探亲祭祖。这次终于如愿以偿。

正准备陪大哥登上立有“黄渤海交汇线”雕塑的小山头，忽然接到林克松打来的电话，他告诉我福山古现上林家村（现已划归烟台经济开发区）来人丁了，而且下午要返回，问我能不能过去一趟。

福山上林家村是长岛林姓家族的祖籍发源地。我征得大哥大嫂的同意，急忙乘车赶过去与老家人见了一面，互留了联系方式，然后匆匆地赶回林海景区，恰巧小林海他们也游完了玻璃栈桥，正在“黄渤海交汇线”的长山尾游玩。看着流连忘返、笑逐颜开的他们，望着海浪层层叠叠相拥相抱的长山尾和眼前一望无际的林海，我心潮澎湃，感慨万千，感觉今天既喜又巧：喜的是，终于与小林海在家乡的林海景区完成了相聚；巧的是，正好在今天，祖上老林家也来人联系上了。血浓于水，亲情大于天，山山水水割不断亲情，衷心期望我与小林海他们像长山尾那样隔山隔水不隔心，期望我与小林海他们如茫茫林海中的苍松翠柏，亲情、家乡情永远扎根于长岛的沃土里……

杏黄时节话幸福

牛图

下午三点，回家伺候老母亲，刚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手机咕咕一声，微信提示：老同学，快来拿杏吧，都熟透了，往地下掉了。打开微信，发小春儿发了三张照片，一张远景的三棵杏树，密密麻麻的黄杏挂满了树；一张近景的大黄杏，足有鸡蛋大；再一张，杏掉了一地，金晃晃的耀眼，让人惋惜。

春儿住在河北岸最后一排房子的西边，先前的五间旧房，光秃秃的没有院墙。后来吃上“五保”，政府给翻新了，门窗换成铝合金的，红砖黑瓦，高大的门楼。一个人打滚儿住。

门前的三棵杏树约有二十年的树龄了。来到门前，春儿站在西边的树下，老远对我说：“你咋不早点儿来，你喜欢吃酸杏，熟透了发甜。”他消瘦的脸，胡茬清亮，眼睛深陷，给我一道疲惫的目光。

我把随身带的一斤红茶给他。他很懂行地说：“暑天不喝红茶，要喝点绿茶，或者铁观音啥的。”

我揶揄他：“行啊，你那么讲究干啥？说你懂，你还是不懂。就你这个小小身板，没有多少油水，几杯绿茶就给你刮没了。红茶养胃，给冬天打个好根底。”

他寻思了一会儿说：“也是，我可能夏天喝绿茶多了，怎么身体越来越差。”

“不能怪喝茶，是你体质的问题。你喝红茶试试，不要听网上说的。”

他笑着点点头，眼角的皱纹更明显了。这家伙打小聪明，在我们同龄人里，他学习最好，每次考试班级第一，到了初中，六个班级还是考第一。可惜，他七岁时感冒，大热天吃甜瓜，吃着吃着觉得甜瓜太甜了，就捣鼓了一些食盐就着吃，没想到吃了个气管炎。走路就喘，一感冒就咳嗽，呼吸急促，只好打针输液。每次治病，总要耗去半个月的读书时间，即使这样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减。上初一后，在学校住宿，冷暖饮食不合意，几乎三天两头大病一场，学习成绩每况愈下，只好退学。要不然，或许还是那个栋梁之材。

本来高大的树冠被杏坠压得矮了，走过时杏碰头。我伸手摘了一个，轻轻一掰，杏核出来，一半送进嘴里，一半放在鼻下闻，内外一股香甜。

春儿开始摘杏，往我塑料袋里装。他的气管炎越来越缠人，干不了重活，一到冬天，三天两头喘不过气，只好去医院打吊针。夏天好一些，可也有别于常人，一动力气，就张嘴大口呼吸。

我说：“不用你摘，我先吃几个，临走再带走一些，先进家喝茶吧！”

家里开着空调，在外面走路满身是汗，忽然进了凉透的房间，有些冷。我说：“温度低了，别伤了你的元气。”

“不低，我开到26℃。你说怪不怪，我开空调，再冷也不会感冒！”

“你这叫能享受现代生活。”我夸他。

他拿过茶盘，开始烧水，一桶矿泉水接有导管，流到电热壶里，打开电源，按下开关。他把红茶打开，捏

两小撮放到茶壶里。说道：“你没来之前，有几个人在这儿喝茶。苹果套完袋了，地里也没啥大活儿，一些人喜欢到我家聊天。我一天到晚都开着空调，又有茶水，一聊就是几个小时。”

“他们揩你油吧？”

“没啥，图个热闹，村里出门不见个人影，太孤单了。”

我问：“咱村有几个吃‘五保’的？”

他伸出一个巴掌，然后一一说出姓名。他头脑清晰，虽然不到70岁，但村里一百年前发生的大事小情，他都略知一二。听老辈人说过，他都记在脑子里。我喜欢写点东西，写到村里往日的人和事，有不甚清楚的地方，总是问他。

我问：“五保户一年有多少补助？”

他开始一样样罗列，特困补助、电费补助、粮食差价补贴……他说：“有一万多元，我很知足，真是赶上了好时代！”

“啥叫特困补助？”

“我不是有气管炎吗？干不了重活，给的补助。咱村还有一个大集体时打水磨，跳进冰窟窿里，伤了关节，双腿站不直，拄着拐，每年补助四千多元。国家没忘记他的奉献。”

水开了，他倒进茶壶。

他有些兴奋地说：“一年一万多元，平日里我也就买点肉，菜自己种。逢年过节镇政府还会送面粉，粮食也不用买。我在自家果园里养了鸡鸭。如果住院还能报销百分之九十多呢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一天的生活咋安排的？”

“早晨一碗小米稀饭、两个鸡蛋、一半馒头，或者一碗面条、两个荷包蛋，外加根火腿肠；中午包子，或者馒头，再弄个炒菜；晚上大米稀饭，或者一包牛奶、一半煎馒头片，有时候加个鸡蛋。”

“这小生活的确不错。”

喝着温温的茶水，他说起村里的趣闻轶事，刚才的气喘好像也消失了。问及做点儿啥农活，他又滔滔不绝，说摆弄了半亩菜园，不仅自己吃，还分给亲戚、街坊邻居吃。“有营生做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要不然身体垮得快。”

喝下几杯水，看看时间，竟过去一个半小时。我说：“摘杏走了。”

出了门，村里大我三岁、驼背的刘福义，拿着一个纸箱，站在杏树下。他见我们出来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抬头纹牵起了满脸的沧桑。“伙计，我想摘一箱杏。”他盯着春儿的脸，等着回话。

“行，你摘吧，能摘多少摘多少！”春儿说，“福义大哥，杏熟季节你早早来摘，要不然就全掉了。”

刘福义双手并用，开始摘杏。我摘了十几个，便帮刘福义摘。

春儿催我：“怎么就摘这么一点儿？”我说：“摘多了吃不了就烂了，让福义大哥多摘些吧！”

我和春儿帮福义装满了纸箱。他用胶带封了箱子，放在东边的铁车上，然后推起车，蹒跚而去。

春儿对着他的后影喊：“大哥，再来哈！”我拍了拍春儿的肩头，伸出大拇指：“伙计，善人哟，福人哟！”